

大角山的守望

——妈祖与南沙

庄淳楦 廖勇 栾成 编著

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大角山的守望

——妈祖与南沙

庄淳檀 廖勇 栾成 编著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·广州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 数据

大角山的守望：妈祖与南沙 / 庄淳楦，廖勇，栾成编著. —广州：
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14.12

ISBN 978-7-218-09799-2

I. ①大… II. ①庄… ②廖… ③栾… III. ①神—文
化研究—中国 IV. ①B9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74291 号

Dajiaoshan De Shouwang Mazu Yu Nansha

大角山的守望：妈祖与南沙

庄淳楦 廖勇 栾成 编著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：曾莹

特邀编辑：杨梅

责任编辑：曾之

装帧设计：曾志平

制作统筹：**星汉文化** 广州星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Guangzhou Starry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., Ltd.

出版发行：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址：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(邮政编码：510102)

电话：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真：(020) 83780199

网址：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刷：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

书号：ISBN 978-7-218-09799-2

开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印张：13.25 字数：259 千字

版次：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68.00 元

序

弹指一挥间，沧海已成桑田。虽然早在三四千年前这里便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，但“南沙”称谓的由来，却并没有历史久远变迁的苍凉。南沙原属珠江口古海湾的一部分，唐代为湾，宋代成洲，因位于黄山鲁之南，遂名“南沙”。在珠江水和伶仃洋的潮起潮落中，南沙宛如在水一方的佳人，愈是成长，愈是美丽。

妈祖信俗的流传有着鲜明的地缘文化色彩。自“瓣香起湄洲”到远播世界，妈祖坤灵所至，多是傍海之地，南沙也不例外。妈祖自湄洲羽化到南沙分灵，历时二百余年。因世代向海

而生，人们需要足够强大的力量应对大海的无常，而对神灵的敬畏则赋予了信众足以傲视生死的心里暗示。在南沙，妈祖的灵应传说在渔人的口口相传中落地生根开枝散叶，众生无不对这位神昭海表的奇女子庙堂祀之，或膜拜，或敬仰，以彰其功。

南沙现存妈祖庙十数座，尤以大角山天后宫声名日隆。这座复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天后宫布局大器，殿台楼榭拾山而上，嵯峨瑰丽，妈祖圣像倚山望海，雍容端方，每天慕名前来的香客不绝于途。时移势迁，现今焚香礼拜的人不再单单祈愿出海的渔获和平安归来，更多的时候是苦难和喜乐的倾吐。而凭海临风的妈祖就像一位慈爱的倾听者，没有现世的问与答，也没有当下的求与应，所有的交流尽在信众的虔诚和天后的凝视中完成。在这里，东方的含蓄简约展现无遗，芸芸众生的诉求和愿景，以及滚滚红尘的福报和仰止，都没有丝毫喧嚣和炫耀的杂糅，恰一个“默”字了得。

华夏文明素来兼容并蓄，这一点从精神信仰中便可窥见一斑。无论是儒家的中庸教化，还是道教的天人合一，抑或是佛祖的明心见性，权衡圣贤、神明的尺度是一致的——极高的个人修为和救苍生于水火缺一不可。妈祖聪慧过人、事亲至孝、扶危济困、惩恶扬善，兼具了凡间的太德和仙界的悲悯，所以，君王褒封以及道、佛堂前供奉也就不足为奇了。纵观上下五千年，不难发现华夏文明的另外一个特点：虽然中国从未出现政教合一的社会治理模式，但上层建筑、思想精英、宗教主流对社会治理准则的判别有着惊人的相似，博爱厚生、公平正义、诚实守信、文明和谐……作恶者，人神共愤，向善者，人神共襄。

妈祖之于南沙，如水土砂石注入了灵气，历经千百年日月星辰的洗礼，早已成为心与身的合体。从此，这片土地上一砖一瓦、一花一木

浸染了天后的神韵。毫无疑问，妈祖信俗已成为南沙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绚烂夺目的组成部分，即便是在文明极其发达的今天，妈祖的慰藉庇佑也与南沙奔向美好未来的时代要求高度契合。我们赞美妈祖，是因为妈祖的美善也正是南沙所坚守的；我们景仰妈祖，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助者天亦助。

鲁辉





目录

Content

Part 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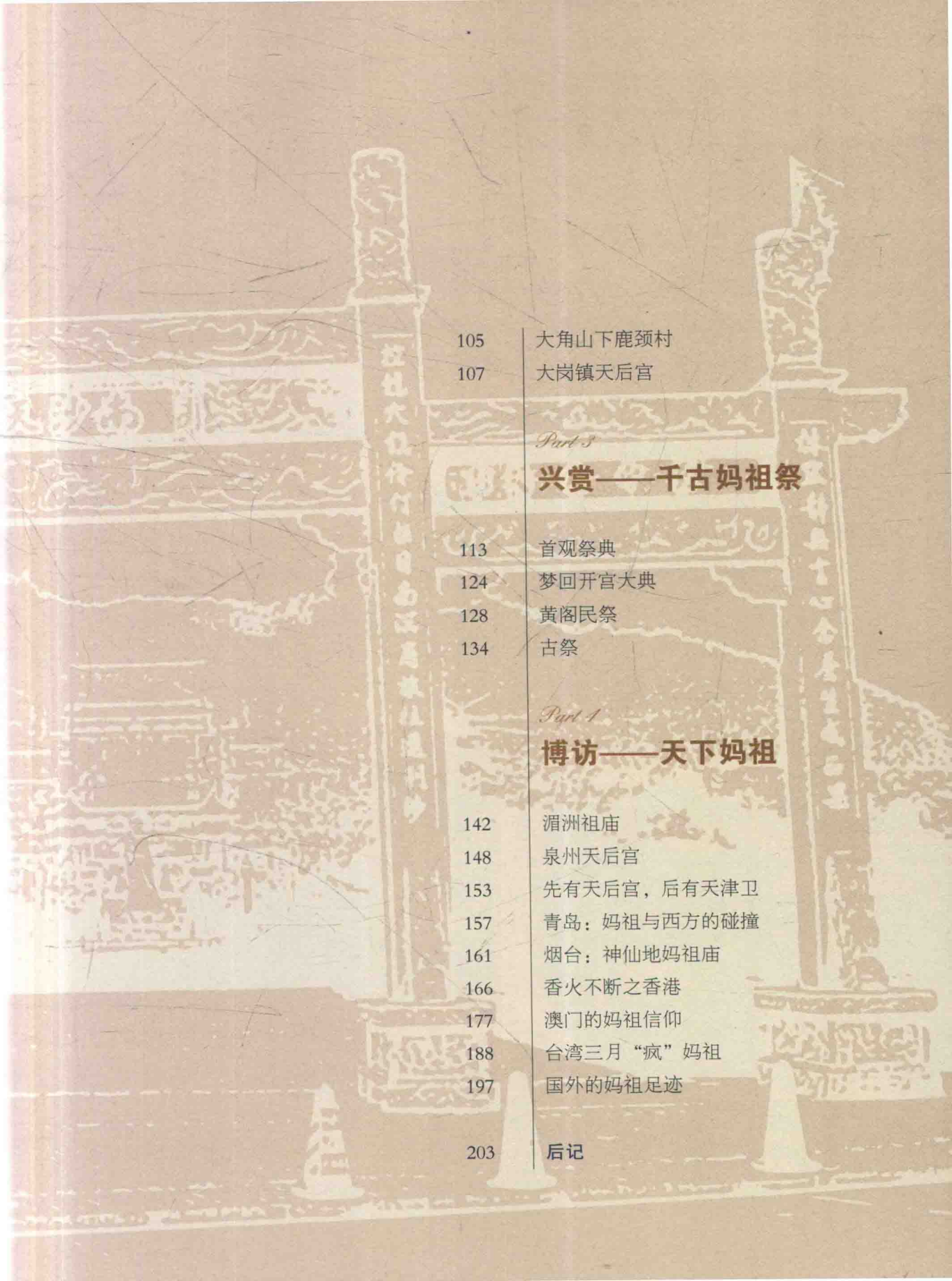
清游——南沙天后宫

- 002 走入南沙
- 011 花园里的少女
- 015 旧时巫，今日妈祖
- 023 妈祖身菩萨心
- 028 轮回的千里眼与顺风耳
- 035 晨钟暮鼓
- 045 四海龙王
- 051 信仰，神迹
- 057 寝卧之室
- 062 南岭塔之下

Part 2

相寻——新区古庙

- 070 枯藤老树
- 075 古庙兴衰
- 080 黄阁大庙
- 086 古村落
- 092 海上丝路遗址
- 099 东瓜宇天后宫

- 
- 105 大角山下鹿颈村
107 大岗镇天后宫

Part 3

兴赏——千古妈祖祭

- 113 首观祭典
124 梦回开宫大典
128 黄阁民祭
134 古祭

Part 4

博访——天下妈祖

- 142 湄洲祖庙
148 泉州天后宫
153 先有天后宫，后有天津卫
157 青岛：妈祖与西方的碰撞
161 烟台：神仙地妈祖庙
166 香火不断之香港
177 澳门的妈祖信仰
188 台湾三月“疯”妈祖
197 国外的妈祖足迹

- 203 后记



清游

——南沙天后宫

浪声

檀香

一分清新

一丝淡雅

万万年浪涛

千百年妈祖

清游在南沙



南沙离广州市中心有点远，这一点距离的出游算不上远距离的旅行，但相同时间却也可以去到其他城市。距离远了，交通方式就多。或许你可以开着直升机到南沙，反正绝对保证有空地让你降落；又或许你可以用双腿走到南沙，只要你能坚持。路上，无论你是飞的还是走的，总会感受到不同的风采。

坐着地铁去南沙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有别于其他路线的地铁，四号线地铁从“新造站”开始，便行驶于高架桥上。坐在这辆“空中列车”中，感受着自己被高新科技包裹着，而这高新科技又被大自然包围着，生命——科技——自然，形成了一种别样的和谐。

地铁一直向前进，向那个面朝大海、四季花开的南沙前进。初中的语文教科书上有这么一句诗“惶恐滩头说惶恐，零丁洋里叹零丁”，出自文天祥的《过零丁洋》。

宋祥兴元年（1278年），文天祥将军在五坡岭兵败被俘。这一刻，家国天下再无力挽回了。次年的一个早上，文将军睁开双眼，发现身在船上，船在海上。船上的人说是到了“零丁洋”。他站在船里，看着外面茫茫的大海、孤零零的小岛，曾经的宋土，如今却是元地，而自己堂堂一名将军，现已沦为阶下囚。身上的枷锁比不上心里的沉重，他默念着大海的名字：零丁啊！零丁！感叹自己家破国亡，身如飘萍。

文将军所说的“零丁洋”就是毗邻南沙的伶仃洋。那时候大将军眼里是茫茫的大海和孤零零的小岛，天地间只有一大片的孤寂。如今地铁已通到南沙，南沙不再“零丁”，伶仃洋也不再“零丁”。时间赋予了这片地域多大的变化啊！只有时间，才能让“大海在府城正南七十里”，变成“府城正南七十里是南沙”；才能让唐代的“南湾”变成宋代的“沙埗”、元明的“沙埔”，又变成如今的南沙。是时间，让这一片沧海变成了桑田，当然也少不了南沙人的辛劳，是他们将沙田逐渐南推，造出了广州的南大门。

地铁车厢里人来人往，有的是过客，有的是归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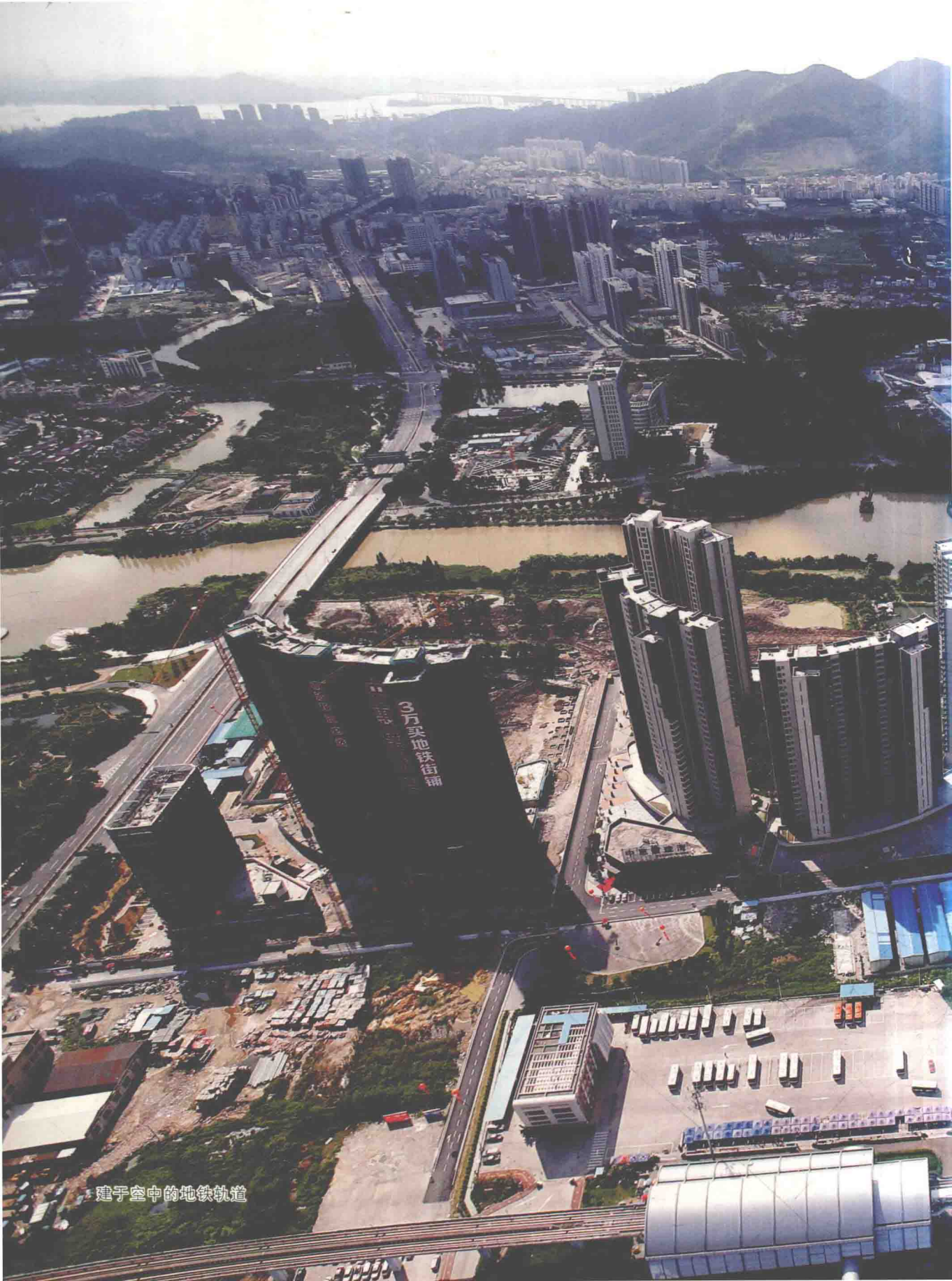
即使站在闸门边的窗口处，也不会觉得孤单，因为有很多人同样也在欣赏风景。高速移动的车厢带动外面的风景飞速地掠过，有高楼有平房，有山丘有小溪，有大树有花儿，一幕幕如电影般不断在变化。地铁迎着太阳跑，阳光撒落在地铁后面，散落在飞过的一个又一个村落、一汪又一汪碧水之上。

车速确实太快了，来不及将所有的景色尽收眼底。这种情景有点像发达的城市中那些渴望停一停脚步的人，他们渴望慢下来享受一下生活，但是时间把他们赶得飞快。时间是不会慢下来的，也不像地铁一样最终会到达终点站。所以无论是人还是南沙，都在时间里成长着，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，还是有一些东西保留了下来，比如人的记忆，或者南沙的底蕴。

地铁最后一个站是“金洲站”。出了地铁站，一股质朴的感觉夹杂在新鲜的空气中扑面而来，这就是在时间长河里遗留下来、属于南沙的某种东西吧。地铁附近的公交站停了很多摩托车、面包车，他们不是乘客，而是来拉客的。远远地有人走近，他们就会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喊：“靓仔、靓女！去哪里啊？”有人搭理，他们就会迎上前去。只是他们的普通话实在“普通”，粤语又带着南沙口音，要不然他们会是一个好导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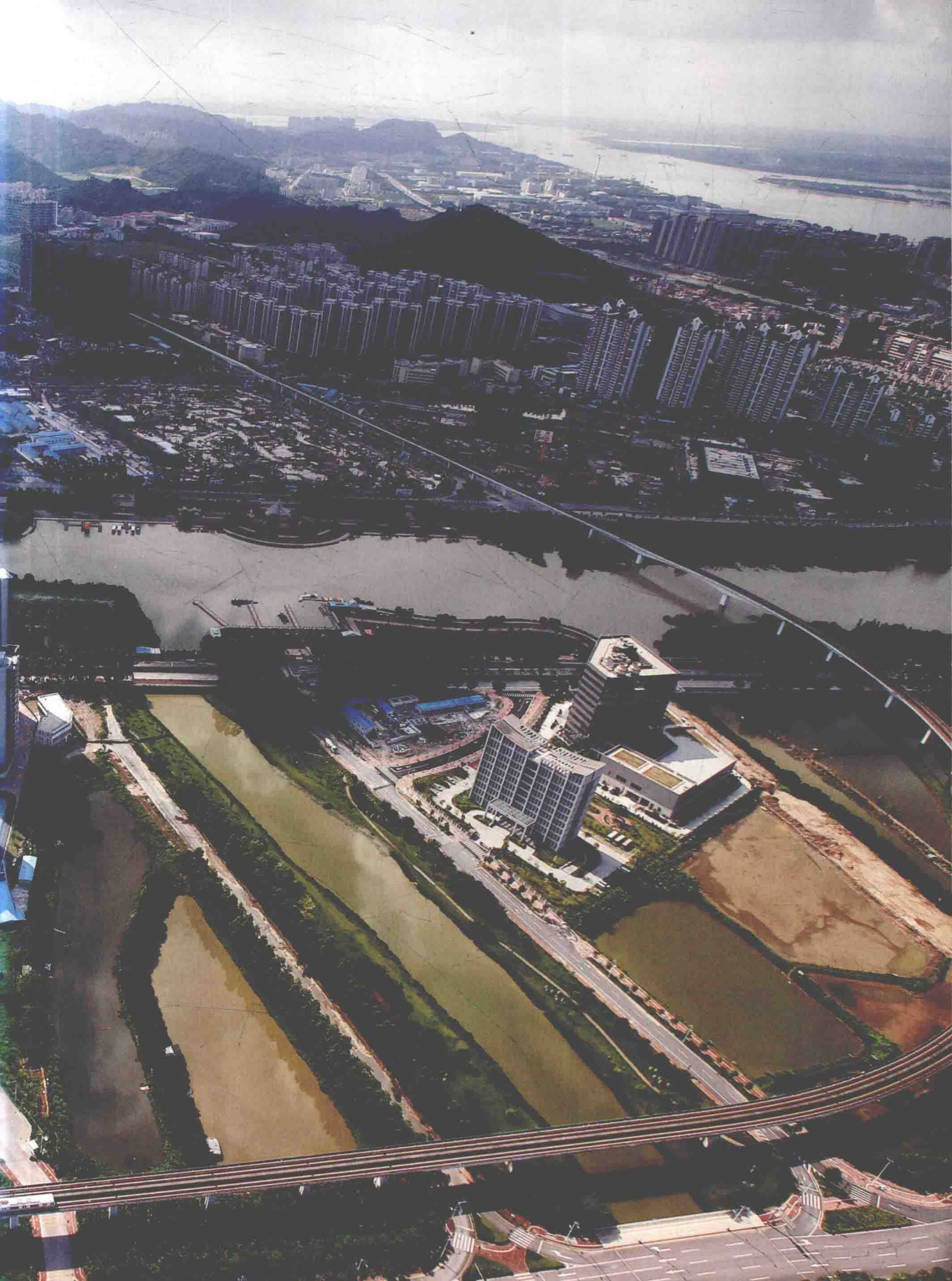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南沙不知道哪里好玩，拉客的师傅会向你推荐：“有啊，有啊，大把好玩的。你可以去湿地公园啊、黄山鲁啊，年轻人都喜欢去百万葵园，要不去天后宫，钟不钟意拜神？”

湿地公园是什么地方？在那儿春可探鸟巢树花，夏可赏荷叶田田，秋看红树苇影，冬观掠水候鸟。黄山鲁呢？二月可以赏樱，看樱花漫漫，蝶舞蜂飞，除去樱花，还有一呼一吸间的空气，它们会让你的肺获得新生。百万葵园一年四季上演着花开不败，世界各地的奇花异草在这里相聚，年轻人无比喜欢在这里寻找浪漫。



3万买地铁街铺

· 建于空中的地铁轨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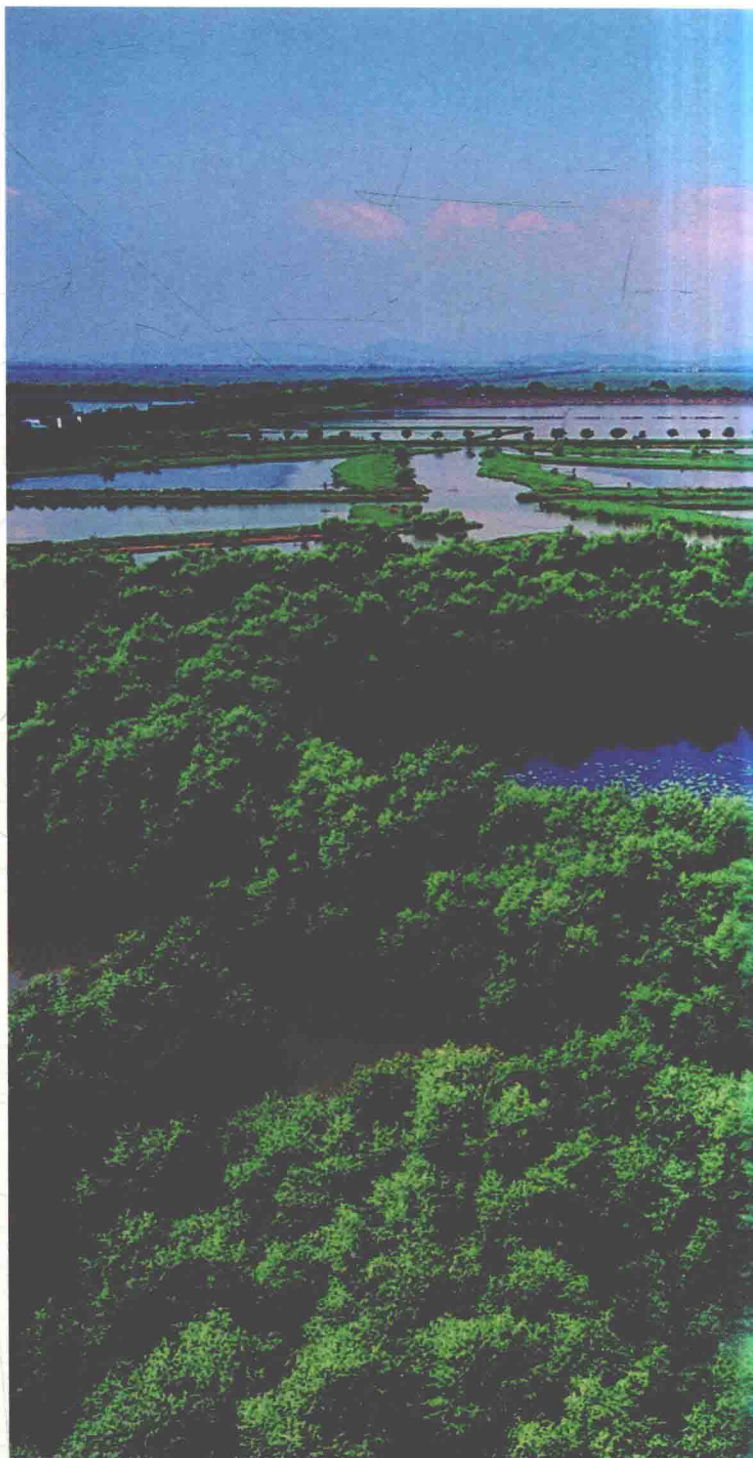


无论是湿地公园还是黄山鲁森林公园，都是大自然的恩赐，并非南沙特色；百万葵园美不胜收，但也没有展现出南沙独有的人文特色。或许可以问拉客师傅：“天后宫之外，哪里可以感受南沙的底蕴。”“底蕴”如果太难懂，可以告诉他“特色”。这个时候，师傅就会指向远处卖菜的阿婆：“喏，你去问问看。”

阿婆不知道什么叫“底蕴”，她也不知道南沙有什么特色，但她拥有时间中遗留下来的南沙“记忆”和“珍藏”。

“靓仔、靓女，买唔买菜？好新鲜！”普通话中夹杂着南沙口音的白话，洪亮却又如天籁。即使阿婆看起来七十好几，但声音却显年轻。阿婆可不愿意在此一展歌喉，不是因为大庭广众，而是因为没站在船上，唱不出来。但阿婆很愿意为客人展示她脑海深处的某些“回忆”，也很乐意带客人去感受南沙的“底蕴”——水乡和咸水歌。

村子里有一条悠悠的小河，河的两边停靠着稀稀疏疏的几艘船。卖菜的阿婆已经摇着橹划着船向着桥北而去，一阵歌声悠悠地飘了过来：“有情阿哥，虾仔无肠白鱼无肚呀，哥哥，有情有







义唱得姊妹开喉……”阿婆已经 75 岁，但歌喉依然甜美，50 年前她必然是村里的一朵花，这么一句情歌，得引出多少情郎来对唱呢？

这边歌声刚停，那边响起了浑厚的男声：“有情阿妹，虾仔无肠鱼无脏呀，姊妹，无情无义唱得姊妹开喉。”站在岸上的一个大叔居然接起了阿婆的情歌，大叔五十有多，情不自禁的一声唱，让船上的阿婆露出了娇羞的笑容。而后，歌声继续飘扬着。有人说，六十年一个轮回，如此娇羞的阿婆仿佛回到了以情歌会郎的水乡少女时代。

这就是水乡，这就是咸水歌，这就是疍家人。

阿婆说疍家人喜欢唱歌。是的，疍家人无论是恋爱、结婚还是生孩子，一路都是唱过来的。生伴随着歌声，死也听着歌声而去，这是水乡的习俗。虽然会唱咸水歌的人越来越少，但这一习俗仍然保留了下来，以一种特有的记忆保存在阿婆的脑海里，也以一种独特的形式体现着南沙的底蕴。



南沙水乡气息浓厚